

问世间情为何物书系

历代情化故事会

百年好读编辑部 主编

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

丛书名：问世间情为何物书系
书名：历代情化故事会
作者：百年好读编辑部
出版社：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
ISBN:7-90048-00-52/1·103
出版日期:2006年7月
定价:10.00元

目录

○化女	1
○石尤风	2
○化火	4
○化铁	5
○心坚金石	6
○望夫石	10
○婆饼焦	11
○双雉	11
○连枝梓双鸳鸯	12
○双梓双鸿	14
○双鹤	15
○连理树	15

○并蒂莲	23
○化蛇	31
○化怪草	31
○宫人草	32
○鸳鸯树	32
○门化鸳鸯	33

○化女

洛中二行贾，最友善。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，其友极为医治，幸不死。旬余而化为女。事闻抚按，具奏于朝。适二贾皆未婚，奉旨配为夫妇。此等奇事，亘古不一二见者。万历丙戌年事，见《邸报》。

既相友善，即夫妇矣。虽不化女可也

○石尤风

石尤风者：传闻为石氏女，嫁为尤郎妇，情好甚笃。尤郎为商远行，妻阻之不从。尤出不归，妻忆之病亡。临亡，长叹曰：“吾恨不能阻其行，以至于此。今凡有商旅远行，吾当作大风，为天下妇人阻之。”自后商旅发船，值打头逆风，则曰：“此石尤风也。”遂止不行。妇人以夫姓为名，故曰石尤。

近有一人，自言有奇术，恒曰：“人能与
我百钱，吾能返此风。”人有与之，风果止。
后有人云：乃密书“我为石娘唤尤郎归也，须
放我舟行”十四字，沉水中。出《江湖纪闻》。

死能化风，为天下妇女作方便，其灵甚矣，其力大矣，岂不能自致尤郎，而须人唤耶！夫恶男子之远行，而誓为风以阻之，情蔽而愚矣。其灵也可化，其愚也亦可欺。

晋刘伯玉妻段明光，性极妒。伯玉尝于妻前诵《洛神赋》，赞叹其美。明光曰：“君美水神而轻我耶？我死何患不为神。”乃自沉而死。死后七日见梦曰：“吾今得为神矣。”伯玉遂终身不敢渡此水。因名曰妒妇津。有好妇人渡者，必毁妆而济，否则风波暴发。若丑妇，虽盛妆，神亦不妒也。妇人无外事，其性专一，故立志往往著奇。

○化火

蜀帝生公主，诏乳母陈氏乳养。陈氏携幼子与公主居禁中。各年长，陈子出宫。其后，此子以思公主故，疾亟。一日，陈氏入宫，有忧色。公主询其故，陈氏阴以实对。公主许允，遂托幸祆庙，期与子会。及期，子先在庙候之，忽睡去。既公主入庙，子沉睡不醒。公主待久将归，乃解幼时所弄玉环，附于子之怀中而去。及子醒寤，见之，怨气成火，庙宇亦焚。祆庙，胡神也。

○化铁

昔有一商，美姿容，泊舟于西河下。而岸上高楼中，一美女相视月余，两情已契，为十目十手所隔，弗得遂愿。迨后其商货尽而去，女思成疾而死。父焚之，独心中一物，不毁如铁。出而磨之，照见其中有舟楼相对，隐隐如有人形。其父以为奇，藏之。

后商复来访，其女已死，痛甚。咨诹博询，备得其由。乃献金于父，求铁观之，不觉泪下成血，血滴于心上，其心即灰矣。

○心坚金石

至元年间，松江府庠生李彦直，小字玉郎，弱冠有文誉。其学之后圃，有高楼焉，眺望颇远。彦直凡遇三夏，则读书其中。圃外则妓馆环之，丝竹之音，日至于耳，彦直亦习闻不怪。

一日，与同侪饮于楼上。一友闻之笑曰：“所谓‘但闻其声，不见其形’也。”彦直亦笑曰：“若见其形，并不赏其声也。”众请共赋其事，彦直赋先成。众方传玩，忽报学师在门，彦直急取诗怀之，迎学师登楼，因而共饮。彦直复恐诸友饶舌，托以更衣，团其诗投于墙外。所投处，乃张姥姥之居。姥止一女，名丽容，又名翠眉娘。衔其才色，不可一世。旦夕坐一

小楼，与李氏楼相错。丽容拾纸展视，知为玉郎手笔，心窃慕焉。遂赓其韵，书于白绫帕上。他日，候彦直在楼，亦投墙外。彦直读诗，知其意有属也。践太湖石望之，彼此相见，款语莫逆。丽容因问：“彦卿何以不婚？”彦直曰：“欲得才貌如卿者乃可。”丽容曰：“恐君相弃，妾敢自爱乎！”因私誓而别。彦直归，告诸父母，父以其非类，叱之。复托亲知再三，终不许。将一年，而彦直学业顿废，几成瘵疾；丽容亦闭门自守。父不得已，遣媒具六礼而聘焉。

婚有期矣。会本路参政阿鲁台任满赴京。时伯颜为右丞相，独秉大权，凡满任者，必献白金盈万，否则立黜罢。阿鲁台宦九载，罄橐未及其半。谋于佐吏，吏曰：“左丞所少者，非财也，若能于各府选才色官妓三二人，加以妆饰献之，费不过千金，而其喜必倍。”阿鲁

台以为然，遂令佐吏假右相之命，谕于各府，得二人，而丽容为首。彦直父子奔走上下，谋之万端，终莫能脱。丽容临发，寄緘谢彦真，以死许之。遂绝饮食。张姬泣曰：“尔死必累我。”丽容复稍稍食。舟既行，彦直徒步追随，哀动行人。凡遇停舟之所，终夜号泣，伏寝水次。如是将两月，而舟抵临清。彦直跋涉三千余里，足肤俱裂，无复人形。丽容于板隙窥见，一痛而绝。张姬救之，良久方苏。苦浼舟夫往谢彦直曰：“妾所以不即死者，母未脱耳。母去，妾即死。郎可归家，无劳自苦。”彦直闻语，仰天大恸，投身于地，气遂绝。舟夫怜之，共为坎土埋尸岸侧。是夕，丽容缢于舟中。阿鲁台大怒曰：“我以珍衣玉食，致汝于极贵之地。而乃恋恋寒儒，诚贱骨也。”乃命舟夫裸其尸而焚之。尸尽，惟心不灰。舟夫以足践之，忽出一小物如人形，大如手指。净以水，其色

如金，其坚如玉。衣冠眉发，纤悉皆具，宛然一李彦直也，但不能言动耳。舟夫持报阿鲁台，台惊曰：“异哉，精诚所结，一至此乎！”叹玩不已。众请并验彦直若何，亦发彦直尸焚之，而心中小物与前物相等，其像则张丽容也。阿鲁台大喜曰：“吾虽不能生致丽容，然此二物，实希世之宝。”遂囊以异锦，函以香木，题曰“心坚金石至宝”。于是厚给张姬，听为治丧以归。

阿鲁台至京，捧函呈于右相，备述其由，右相喜甚。启视无复前形，惟败血二聚，臭秽不可近。右相大怒，下阿鲁台于法吏，治其夺人妻之罪。狱成，报曰：“男女之私，情坚志确。而始终不谐，所以一念不化，感形如此。既得合于一处，情遂气伸，复还其故，理或有之矣。”右相怒不解，阿鲁台竟坐死。

昔有妇人性好山水，日日临窗玩视，遂成心疾。死而焚之，惟心不化，其坚如石。有波斯胡一见惊赏，重价购去。问其所用，约明日至肆中验之。及至肆，已锯成片，每片皆光润如玉，中有山水树木，如细画然。波斯云：“以为宝带，价当无等。”夫山水无情之物，精神所注，形为之留，况两情之相感乎！

○望夫石

新野白河上，有石如人，名望夫石。相传一妇送夫从戎，别于此，妇怅望久之，遂化为石。天台陈克（字子高）题望夫石云：

“望夫处，江悠悠。化为石，不回头。山

头日日风和雨，行人归来石应语。”

○婆饼焦

人有远戍者，其妇从山头望之，化为鸟。时烹饼将以为饷，使其子侦之，恐其焦不可食也。往已见其母化此物，但呼婆饼焦也。今江淮所在有之。

○双雉

《雉朝飞》操者，卫女傅母所作也。卫侯女嫁于齐太子，中道闻太子死，问傅母曰：“何如？”傅母曰：“且往当丧。”丧毕，不肯归，终之以死。傅母悔之，取女所自操琴，于冢上

鼓之。忽有二雉俱出墓中。傅母抚雌雉曰：“女果为雉耶？”言未卒，俱飞而起，忽然不见。傅母悲痛，援琴作操，故曰《雉朝飞》。出扬雄《琴清》。

○连枝梓双鸳鸯

韩凭，战国时为宋康王舍人。妻何氏，有美色。康王乃筑台望之，竟夺何而囚凭。何氏乃作《乌鹊歌》以见志曰：

“南山有乌，北山张罗。乌自高飞，罗当奈何？”

又曰：

“乌鹊双飞，不乐凤凰。妾自庶人，不乐君王。”

后闻凭自杀，乃阴腐其衣，与王登台，自投台下。左右引衣，衣绝，得遗书于带中曰：“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。”王怒，命分埋之。两冢相望，经宿，忽有梓木生于两冢，根交于下，枝连于上。又有鸟如鸳鸯，双栖于树，朝暮悲鸣。人皆异之曰：“此韩凭夫妇精魂也。”故诗云：

“君不见，昔时同心人，化作鸳鸯鸟。和鸣一夕不暂离，交颈千年尚为少。”

何氏又有寄凭歌曰：

“其雨淫淫，河大水深，日出当心。”